

# 調頻

## Fine-tune

◆ 撰文 / 賴惠玲

走出柏斯國際機場大廳，正好午夜12點整。

過去這幾個月來，幾乎都是午夜才離開工作崗位，因此，在這個時間點出現在異鄉的機場，倒也沒有甚麼特別的感覺。只是，從離開東台灣算起，輾轉抵達西澳省首都，已經整整耗去18個小時了，一路舟車勞頓，但是，想到還有一段旅程才會到達飯店，於是，強打起精神，夾雜在各種膚色的人群中，快速走出機場大廳的計程車招呼站。

司機開了車門下車，對著我點頭，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臉部表情，只見他微笑露出一整排潔白的牙齒。我毫不遲疑的將小小行李箱交給他，一上車，才發現，我好像是唯一的一個走向計程車招呼站的旅客，而招呼站也只有這一部計程車在等候乘客。過去在機場大排長龍等候計程車的景象，此刻完全不復見。心中還納悶著，怎麼只有我一個人需要搭計程車？其他人都有親朋好友來接機嗎？那我的處境也未免太淒涼了。還沒來得及為自己的孤獨哀傷，司機已經繫好安全帶，回頭用極慢的英文問我要去哪裡，我告訴他飯店名稱，並再三確認我們了解彼此的意思之後，我半坐臥在後座，靜靜聽著收音機傳來的抒情樂。

一個人，在午夜的異鄉，坐在由黑人駕駛的計程車上，我應該感到焦慮和警覺的，但是，我絲毫沒有這種不安，不知道是因為行前功課做過了頭，相信這是一個治安很好的城市，還是已經累到無法做出正常的反應？

三十分鐘的車程，這位司機始終用慢速英文和我交談，他問我為何日本女人都喜歡一個人旅行？我澄清我自己來自台灣，並告訴他：「我是護士，後天將面臨一場令人緊張的論文發表，希望大家都能用你的談話速度和我互動交談。」他說，這不是他的正常的說話速度，因為見我午夜搭計程車，又是東方人，知道我是經過長途飛行、極度疲累的外國觀光客，因此，刻意地放慢說話速度，以便兩人能夠明白彼此。司機的友善、親切、善解和關懷他人的情操，從交談中，表露無遺。我好感動，因為，他，一個計程車司機，調整他自己的速率，只為了配合我這個外國人的理解力。

抵達大會的合約飯店時，原本已經毫無思考能力的腦袋瓜，頓時清醒

不少，縱然身體已經不聽使喚地完全陣亡在鬆軟舒適的大床上，但是，想到被擠壓在行李箱中未整理的行李，立刻又從床上跳起，振作起精神，像倒垃圾一樣，一股腦兒地將行李箱內的所有物品直接翻倒在床上。一張朋友在我上機前送給我，但是我還沒仔細閱讀的卡片掉落床下，仔細看完內容，睡意全消。拿出電腦，重新再整理隔日要報告的檔案，但卻又不時地將卡片再度翻開來逐字閱讀。

這張卡片出現的導因，是這位同樣身處護理教育界的朋友看出我轉換環境可能會出現不適應而給出的苦口良言；似乎如此，我的主要工作環境一下子從醫院切換到大學，工作的步調明顯地變緩，人事的互動配合也需要磨合。

清晨5點多的柏斯，窗外已經漸漸地稍現魚肚白。坐在窗台上，喝著濃郁的黑咖啡，回想到幾個小時前，那位司機的一番話，再重複看一次卡片上的建言，完全明白這位好友在卡片中的措辭，他建議我先放慢自己的步調。

回想起國中時代的國文老師曾經在課堂上說，中國人稱呼妻子有多種方式，其中一個叫做「鍋台轉」；因為傳統大家庭，媳婦為了準備三餐供家人食用，備完了早餐，要立刻著手準備午餐，用過午餐，緊接著要備晚餐，一刻不得閒，終日只在大灶周邊轉，因此也叫妻子為鍋台轉。現在的女人，雖不必再「鍋台轉」，但自己卻活像個陀螺轉。我告訴同事，我不能轉得太慢，否則陀螺會倒下，慢慢靜止，然後不動。「誰叫你當陀螺？！」這是同事給的回應。

在經歷了二十多年的臨床工作之後，這學期接任學校護理行政職，慢慢體會學校和醫院的氣候的差異，兩個截然不同的生態、不同的習氣、和不同的頻率；我忽然想起，相較於忙碌的臨床，自己的大學時代也曾享有人生難得的悠緩步調。

中國哲學家老子以「琴瑟和鳴」比喻兩個人和睦共處的美好境界，就好比兩把琴合奏出悅耳的和弦；國中時代學拉二胡，老師總是要我們每個同學單獨和老師兩人合奏，這樣訓練我們的音程的準確，但是，當我們視譜速度未能趕上音程變化時，老師總是放慢樂曲原本的速度，配合我們的能力，以便可以拉出不會太不協調的合奏曲。所以，的確是需要互相地調整，才有琴瑟和鳴的可能。

「產、學二重奏」，如果沒有調整好頻率，也就會像朋友卡片上的提醒，變成out of tune(走音)而刺耳；稍微調整一下，頻率對了，產學合奏出的樂音，離琴瑟和鳴的境界，雖不中亦不遠已；學生願從實習跨入臨床護理，不就是產學合奏最成功的演奏作品。我這個轉不停的陀螺，怎麼變成產學融合的活化劑呢？是啊，要fine-tune，免得out of tune。✂